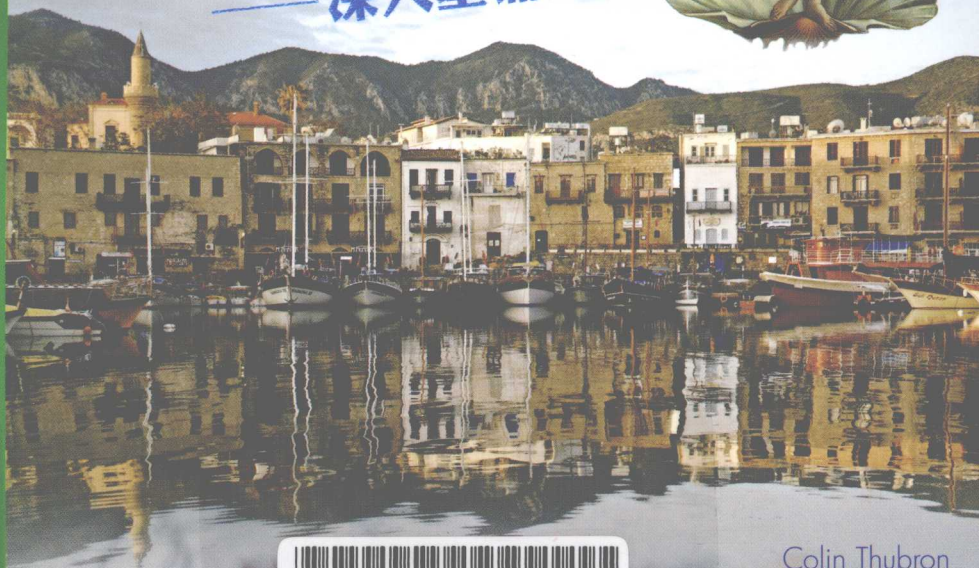


Journey Into Cyprus

风动、幡动、心动，用脚去行动。  
放慢脚步，用眼睛和心灵发现意外的惊喜，体悟那些隐藏在风景背后的文化。

# 爱神的国度

## ——深入塞浦路斯



YZLI0890121899

Colin Thubron

[英] 柯林·施伯龙 著  
黄芳田 译



黄山书社

KATEXEL

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



〔英〕柯林·施伯龙  
黄芳田译

Journey Into Cyprus

Colin Thubron



YZLI089012189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 / (英) 柯林·施伯龙 (Colin Thubron) 著；  
黄芳田译. —合肥：黄山书社，2011.6

(花生文库·旅行文学系列)

ISBN 978-7-5461-1868-0

I. ①爱… II. ①柯… ②黄… III. ①游记—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2927 号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1211956

Copyright © 1975 BY COLIN THUBR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Beijing Peanut Book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书 名：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

著 者：柯林·施伯龙

译 者：黄芳田

责任编辑：司 雯

特约编辑：萧 桓 李小敏

装帧设计：翁 涌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编 230071)

印 刷：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开 本：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12.5

字 数：274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 出版前言

本书所采用的译文，系在繁体字版基础上编辑加工而成，主要工作包括如下两项：人名、地名一般改为中国大陆地区通行译法；对明显的错译、漏译进行改正、增补。

因时代与环境的限制，作者的观点、立场，难免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不合之处。对此，我们一般作为资料保留，并在不影响全书主旨和上下文衔接的前提下，对极个别不当之处进行了技术处理，望读者知悉。即便如此，书中仍难免存在不妥、不当言论，这并不表明我们认同其立场或观点，相信读者可以一一甄别明鉴。

本书中的地图仅为旅行路线示意图，不具有正式制作的国家地图性质，不具有正式地图的准确性。

特此说明。

## 楔 子

这趟长达六百英里的踏遍塞浦路斯之旅，在1972年的春夏两季中完成，如今这个岛已面目全非。书中所描绘的世界——一幅由希腊和土耳其村庄交织成的镶嵌画面——似乎已永远消失了，像这样的一趟旅程，任意地游走于两个社群之间，现今已是不可能的事。

自从土耳其在1974年入侵之后，岛上的人口随即急剧地两极化。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约占岛上居民的百分之八十）都集中到岛上的南部地区，而土耳其裔的塞浦路斯人则占据北部。将他们一分为二的那条界线，则是由古老的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开始，经过尼科西亚（Nicosia）直到莫尔富（Morphou）湾，将富庶的迈萨奥里亚（Mesaoria）平原及海岸山脉的绵长山脊保留给了土耳其人，留下来给希腊裔的是他们在特罗多斯（Troodos）山脉的古代盘据重地，以及南部诸城：利马索尔（Limassol）、拉纳卡（Larnaca）和帕福斯（Paphos）。

这是个很不美满又不均等的划分，然而历经近年来的种种战争与冲突暴行之后，这两个民族，不论在政治上的意见如何，都必须分开来生活。岛上分隔为二的两个地区也因为他们的民族性而烙下

## 2 爱神的国度——深入塞浦路斯

了标志；北部完全陷入受忽视的状态，南部则是开发过度。

如今我才醒悟，1972年我所见证到共居的紧张情势，其实还是岛上的太平岁月，而此书则是这个国度的纪录，这个国度是永远不会复返了。

##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诞生于海中的女神	1
第二章 墓冢与暮色	27
第三章 荒野	61
第四章 铜矿山区	75
第五章 深入山区	109
第六章 巍峨的特罗多斯山	153
第七章 拜占庭的辉煌盛世	191
第八章 波塞冬之城	211
第九章 尼科西亚	235
第十章 果园海岸	245
第十一章 哥特风格的世界	259
第十二章 坟冢之城	281
第十三章 法马古斯塔	299
第十四章 希腊之心	333
第十五章 卡帕斯半岛	357

## 第一章 诞生于海中的女神

顺着一个接一个的东流诸海——亚得里亚海（Adriatic）、爱奥尼亚海（Ionian）、爱琴海——欧洲终于在此与亚洲交会，悠悠千古尽留于大地景观之中，一览无遗。黎凡特（Levant）海岸线侵蚀了大地之土，这里的森林曾被砍伐下来造古代舰队，为躲避海盗而避居于内陆山峦上的村民，依然世代留守着家园。这些半亚洲风情的大地，在耀眼阳光中化为一片崎岖，令人生畏又带来奇特的兴奋之情。它们的美是属于轮廓与明暗之美，橄榄树、岩石、一弧水蓝色——产生出神奇的简练效果，不断地吸引人莫名其妙地趋附于它们，仿佛它们的荒凉正是一种魅力似的。

三月的一个傍晚，置身在塞浦路斯一座山边，没有万紫千红报告春天的到来，却带来了这般冷酷的感受。大地平静地展现在我的下方，一半的山脊因为受侵蚀而露出闪亮的岩棱，山谷中的小径，则呈现出白色及其恒久性。在生产谷物和蔬果的平原高处，这种冷酷的荒凉崎岖却变成了这个国度里的核心——挨得过地老天荒，而不是与时俱变，因为它的岩石会令农夫绝望。由于备受垂涎覬覦，饱历代乡下人和军人的践踏，以致尘土与石块厚积，纵然费尽九



牛二虎之力，也难以耕耘。

从我们站立处眺望山的那一边，可以见到坐落在低矮丛林的基罗基蒂亚（Khirokitia），这是座新石器时代的城镇遗址。逐渐失色的光线照在残垣上，为它们增添了丰富多彩的柔和感。

“你瞧，就跟我告诉你的一样。”那人把花白的头埋进双手中，“什么都没有，就只有石头。”这是事实。这些废墟残留的墙基部分，是八千年前用从冬季溪流中扛来的岩石所筑成；但是它们标示出开端。这些岩石未经雕凿便用来建筑街道和房舍，为岛上最早期的先民围出了生活圈。而我这趟行程，一趟穿越时空之旅，也起始于这远古的废墟。

## 时空之旅的开端

这个老头出于好奇而跟我搭上了关系。“你应该去萨拉米斯（Salamis）。”他叨絮地说，“那里有比较大块的石头；要不然就去凯里尼亚（Kyrenia）附近的城堡看看，那才有看头！那些城堡就像长在山上的尖角一样。”

我答应会去看看它们，还有萨拉米斯及所有的海岸，并且徒步沿着山脉走一趟。

“用走的？”他大声嚷嚷地说（乡民间彼此大嚷大叫，并不算粗鲁无礼），“你可不能走路去！”他那双带血丝的眼睛因为惊愕而瞪得圆凸，“你知不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你根本撑不了一分钟的！那些土耳其佬会以为你是间谍，随便一个哨兵就可以当场钉死你！”然后，他把嗓门压低，用几近安抚的口吻说：“事实上，我希望他

们只是把你扔进牢里，不过，当然谁都不会知道你上哪儿去了，你就会这样在牢里待上好多年……”他用嘴做了个咀嚼动作，两手还反复绕转，“好多年，好多年，又好多年……”

我望着这张倔强的脸孔不觉莞尔，那张脸孔也透过八字胡嘲弄地看着我。他可是真心诚意地关心我，还用一只粗硬起茧的手拍拍我的膝盖，以阻止我离开他。其实，在这段期间，希腊裔的塞浦路斯人各党派正互生敌意，同时又要对抗岛上的少数民族土耳其人，在这样的节骨眼上，我自认要比他安全多了。果然，不到一年，土耳其入侵，并发生内战，证明了我当时的看法是对的。

“不过还有些比土耳其佬更叫人害怕的事，”他说，“格里瓦斯（Grivas）正在特罗多斯山脉训练游击队，你知道这事吗？”

是的，我听说了。格里瓦斯在他人生旅程的最后几个月里，依然不余遗力地鼓吹他的“意诺西斯”（ENOSIS）理念，主张塞浦路斯人和希腊人合并为一。但若是格里瓦斯能够躲过成千上万的英军，在山里躲藏了六年，当然他也可以躲开我啰。

“可是万一你躲不过他呢？他把英国佬拿来当晚餐，把他们做成烤肉串，他们就这样消失了。”这个人除了八字胡和愤怒的眼神之外，脸孔之下似乎有些什么在闪烁不定。他碰碰我的手肘，悄声补充，仿佛生怕新石器时代的阴魂会无意间偷听到他讲话似的：“说正经的，希腊人都算不错。我们是好客、文明的民族，可是土耳其人，但愿魔鬼拿他们来擤鼻子。”

我面无表情地回望他，就像是发现天下乌鸦一般黑，没有哪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更残暴。为了要体验塞浦路斯的多变化，所以我才用走的，走遍一个不断在改变的国度。在这个国度里，每穿过一个

山谷，景观就转型，山脉的这边可能是一堆奇峰突起的嶙峋石灰岩，山的另一边却是有农作物生长的连绵平原，岛上有接续不绝、令人瞠目结舌的建筑，贯穿了千百年的历史。要是有时间的话，走路是体验塞浦路斯最合理的方式。再说我有四个月的时间，包括春季和初夏，徒步旅行意味着我要把自己托付在这个民族手中，这是一种信心的表现，而且是和最早期的先民用同样的方式来接触这片土地，让这片土地回归它古老、恰如其分的面貌。

“可是四个月的时间，你都可以走到美国去了！”这人咕哝着说，“或者其他更像样的地方。你可赚到……”在我告诉他，我打算到哪里去时，他带着善意的嘲弄对我微笑。当时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这个国度很快就会变得危险万分，不宜做这类旅行，而且这也将是我最后一次的徒步之旅，或许几十年内，都不会再有另一次。

要走遍海岸及高山区，足足有六百英里的路程。我不知道自己会在哪里过夜，只有寄望于乡下人的好客热情及气候温和的春夜；我宁愿躺在星光下露宿，也不愿整天背着帐篷到处走。

我的第一个目标是位于西北的海滩，由于该区横跨了受到围困的土耳其人村庄，因此徒步经过此区危机四伏。再过去，我计划沿着特罗多斯山脉的山脚行进，那里有古代腓尼基人和罗马人的采铜矿场，我可由那些矿工坟墓和深得吓人的矿井追溯当年情景。我将从那里绕行而上到达山脉顶上，这里高度超过六千英尺，孕育了不少拜占庭式小教堂，教堂里有保留最完善的湿壁画。这些山中小径，要是选对路的话，可通往郊原旷野。山谷的顶端矗立着多座修道院，里面的僧侣人数少到几乎无法在圣餐仪式时诵唱。即使是春天，依

然高处不胜寒，所以到了夜晚，我便得靠农人和牧羊人提供我栖身之处，而我这种旅行方式也因此和这些人结下不解之缘。

跟山区里的基督徒一起度过复活节之后，我打算下山到利马索尔一探海底古城阿玛瑟斯（Amathus）。海岸的两头都有响当当的古典地名——帕福斯和库里戊（Curium），在中古时期，这些地方曾落入十字军的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手中。在萨拉米斯出土的陪葬双轮战车，宛如从荷马史诗中重现一般；还有《圣经》上提到的基提（Chittim），以及盐水湖畔的哈拉苏丹清真寺（Hala Sultan）。向北走，我会先到马龙派（Maronite）基督徒村庄，然后沿着凯里尼亚山脉翻山越岭，经过美丽和平大修院（Bellapais Abbey）和十字军诸王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城堡，最后再南下，到古迹宝地法马古斯塔，接着往上走到卡帕斯（Karpas）半岛，也就是塞浦路斯的尖端尽头。

此时，这老头已经对我的天真幻想没了兴致，兀自坐在一块岩石上打起瞌睡来。于是我独自在废墟之间游荡。城镇的碎石街道依傍V形山谷间的河流向上坡伸展，街道周围环绕着蜂巢般的屋舍地基。沿着这条街道，那些圆形屋宇所残余的环形及断拱形，还依稀可看出台阶和门廊，或者走道的弧线。考古学家曾经在这里挖掘到黑曜岩做的箭簇、珠母贝制的护身符，还有提琴状的小形人物雕像，由于雕工并不精细，以致看起来像是没什么表情的石雕。但黑曜石却道出了他们和小亚细亚的贸易往来，这些人的老家可能就是小亚细亚，而燧石镰刀的刀锋则指出他们既是农夫又是猎人。他们在如蜂巢般的屋顶下，或坐在石头上，或倚在泥土平台，阳光透过壁龛凹窗可以照射到他们。在地面之下，被埋葬的死者蜷身像胎儿般把

膝盖缩至下巴，有时因为埋葬先后次序的关系，因而一个叠着另一个，但无论如何，他们全都面向东方——也就是光明的源头。虽然他们入土时大多有陪葬物，不过还是可见到有的死者胸口上压着卵石，以避免他们阴魂不散来作祟。

而如今，这些令人难解的走廊似乎把那些古人置于遥不可及之地，他们建造的那几道砖墙也只剩一道依稀的线条，可以看出砖块之间所糊的黏土——在一层浅灰色之上较深的一层，就跟其他黏土一样软。至于当他们蹲在阳光中时，所想或所相信的是什么，就令人难以得知了。最原始的虚荣促使妇女们戴上贝壳与红玉髓串成的项链——在门墙之外，她们可曾有任何念头？或许最有力的答案，便是那些跟她们一起陪葬的圆锥形石头及女性偶像——繁殖力的象征。也许，它们透露了一个很单纯的生命延续的信念，春回大地的神秘，以及她们转眼即逝的肉体所拥有的生育能力。

“你发现什么了吗？”老头用大嗓门嚷着问。

“没有，”我说，“什么都没有。”

然而，所有的文化都是从无中生有。在地底下被发现缩成一堆的这个民族，蜷伏、宽额，却是塞浦路斯岛之婴，最早的先民。这个岛的历史是如此丰富而错综复杂，混合了众多不同的血统，因此要准确地追溯其成熟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国度最壮观的历史都是属于其他的种族：自西向东而来的西方权势——马其顿人、罗马人、十字军；以及由东往西的埃及人、腓尼基人、土耳其人。的确，只有这些新石器时代的石头才能道出此地先民的最初情况，再没有其他文化可以诠释他们了，因为他们在后来的异族文明中，不是被同化，就是变得无声无息。

而塞浦路斯人便是经由这重重文明洗礼而成。我这趟旅行也有部分目的是想对那层层而异族文化深入追溯探讨，犹如逐层穿透一个甜美又巨大的蛋糕。由于时间短促，必得对自己的各种想法有所取舍，然后择取意义最深远者。其中一个想法——那个曾在传说和信仰中反复出现的千面女神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倒是能够把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初始和现代人连贯起来。

至于这样的一趟旅行——走六百英里路，踏遍世上最迷人的岛屿之一——终点或目的只不过是部分借口。旅行，其实是一种最错综复杂的自我纵情，最理想的情况是为旅行本身而旅行，而当达成目标时，旅行也就死了；当我涉过新石器时代的河石时，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有栋屋舍的墙壁由于还很完整，因此其拱形屋顶才得以幸存下来，从一旁的一道台阶，还可看出那些最早期的人类踩出的凹痕，及粗硬的肌肤磨擦过的痕迹。我来到废墟的最高处，向南眺望，眼前是一片缓坡，逐渐遍覆林木。过了衔接尼科西亚和利马索尔的道路之后，嶙峋的海岸山脉耸然拔起，山脉之间是平静的海面。眺望北方，在一片奇特、呈强烈对比的平缓之中，是交叠在天际的火山岩山丘。

此刻那个老头站起来，也在废墟间寻寻觅觅，我并没有问他希望找到什么。这处位于基罗基蒂亚的最早期聚落，到了公元前5250年莫名其妙地消失无踪，我猜想要不是发生地震，就是集体弃居他往，留下死者依然深陷土坟中，而那些屋子的地基也安然地一圈圈搭叠在一起，因此，在将近八千年之后，考古学家才得以满怀惊愕地发现这些最原始的石头，突破时光之池，激起圈圈涟漪。

## 海中女神的传说

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弄醒了我，可是却让我浑身发抖，仿佛那睡袋是纸制似的。我凝视着岩石的形影，巨大的石灰岩峭崖陡直而下，插入波涛之中。接着，我见到帕福斯的渔船点点灯光在黑暗中闪亮，平静中依稀听到渔夫们的叫喊声。太阳快升起时，一艘艘的渔船驶近，他们拉起漂浮在海面的渔网，渔网上绑着一堆堆葫芦用来浮网，然后他们又往西边去，渐行渐远，只见灯火依然在船首闪烁。

破晓时分，海面风平浪静，岩石高耸直入寂然无声的天空。据古代传说，在这个碧蓝的海湾，从海水的白泡沫里诞生了女神阿佛罗狄忒。

阿佛罗狄忒是宙斯和女神狄俄涅（Dione）的孩子，是风与土的女儿。她步出浪涛激岩的水面，而美惠三女神（the Graces）则为她披覆赤裸的身体。

我会为庄严的阿佛罗狄忒高歌  
头戴金冠又美丽  
她的治下诸城护墙环绕  
坐落于海中的塞浦路斯  
西风温润地呼吸  
阵阵地将她吹过  
呜咽大海的波涛……（荷马式颂歌）

但是神话传说永远没有表面看来那么单纯，最早期的说法，让

这个美丽幻想出现了丑陋的瑕疵。希腊人都知道，在奥林匹亚诸神统治世界以前，有过另一个更古老的宇宙神族，其中天神乌拉诺斯（Uranus）是大地之母（Mother Earth）的儿子，他被儿子泰坦神克洛诺斯（Titan Cronus）所阉割，并且推翻了他的统治。

他的阳具被扔进汪洋大海，泛起一片白色泡沫，然后便从这泡沫中诞生出女神阿佛洛狄忒。

帕福斯海滩上的岩石有时会环绕着纠结的海草，夹杂细小的甲壳动物，激荡出耀眼的白色泡沫。在暴风雨的日子里，人们甚至想象滔天巨浪挟着某个魂魄形体扑上岸来，接着魂魄消逝在海岬上。但此刻大海是如此平静，我根本分辨不出它是否夹杂着死掉的甲壳生物，更遑论那位想象出来的阿佛洛狄忒了。太阳还没出来，却已经在每条岩石的裂缝间预告它即将升起，下面的海水溅着水花潺潺低吟。我爬上最大的一块岩石，扰得岩鸽惊吓飞起，在空中盘旋鸣叫。岩隙中冒出盛开的岩蔷薇，海草则漂向岩石下一股无形的暗流里。

有一会儿，大海一直维持着一片灰蓝色阴影，不过不是很规律，而是微波起伏，同时又平静如镜。或许就是在如此平静的曙光中，某个不知是哪个时代的祭司或诗人，以充满虔信的眼神观望，见到晶莹曙光中的女神，而将信念永投于此湾。

话说回来，神仙人物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就诞生，他们在民智未开之时兴起，像树木的年轮，代代相传累积而成。远在新石器时代的基罗基蒂亚，便已在死者祭品中找到一种女性偶像，而且女性坟墓里的陪葬物总是比男人的要多，由于女性具有的功能是如此神秘又充满生命，因此这种现象或许并非意外。



到了公元前三千年，很多塞浦路斯的墓冢中都可见到繁殖女神造型的小雕像，有着丰满的乳房和宜于生育的臀部，后来迈锡尼人（Mycenaeans）又从西方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神像——有鸟面孔和兜风耳，用手托着乳房为孩子哺乳。最后，腓尼基人带来了他们的大地之母，这套信仰是集其他所有同类的大成。她是阿佛洛狄忒最密切的祖先，其家系可追溯到巴比伦时代。不过，她不是优雅地踏着白浪泡沫而诞生；相反的，她是被腓尼基人的移民潮粗野地冲上岸来，因此神像造型有着发肿的乳头，发育成熟的臀部，并且膜拜仪式荒淫异常。

或许，阿佛洛狄忒的诞生与其说是神话，不如当它是个解释。这是欧亚交接之地，也是她的形像最早转变之地——不论是雕像，或者是所蕴含的意念——从无形无状的宇宙力量，转变成富想象力的创造物。诞生的其实并非神灵，而是人类的神性。

## 阿佛洛狄忒神祠

“早啊！英国佬！你在海里睡觉吗？”戴着遮阳帽，手持杆子的渔夫吃力地走上海岸，兴高采烈地吆喝招呼，划破了宁静拂晓。朦胧曙光此际已凝为黎明日光，我起身抖掉发间的沙子。西边的帕福斯方向满是卵石与沙土，很不适合徒步，而我身后的岩石也变得嶙峋不平，耸向埃及彼方。

就在准备动身启程之际，一阵隐忧掠过心头。在地中海以东的地区，除非是不得已，否则没有人会靠两只脚去行万里路的，通常很难想象有人会纯粹出于乐趣或好奇而走路，因为只有穷人才会徒